

人类学  
视野译丛


Anthropology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

[英] 莫里斯·布洛克 著  
周雨霏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人类学  
视野译丛

#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

〔英〕莫里斯·布洛克 著

周雨霏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 / (英) 莫里斯·布洛克著; 周雨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人类学视野译丛)

ISBN 978-7-100-15725-4

I. ①人… II. ①莫…②周… III. ①人类学—研究  
②认知科学—研究 IV. ①Q98 ②B8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302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人类学视野译丛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

[英] 莫里斯·布洛克 著

周雨霏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25-4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 28.00 元

Maurice Bloch

**ANTHROPOLOGY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Copyright © 2012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译出

# 《人类学视野译丛》工作组名单

主编：

高丙中 周大鸣 赵旭东

支持单位（按音序排列）：

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所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文化人类学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新疆师范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人类学视野译丛

## 总序

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需要人类学视野，越来越急迫地关怀世界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视野。有鉴于此，我们把编译这套丛书既作为一项专业工作，也作为一项社会使命来操持。

这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姊妹关系，都是想做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套书主要翻译人类学大家的原创性代表作，尤其是经典的民族志；这套书定位于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例如人类学的概论、多国的学术发展史、名家生平与学术的评介、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我们相信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我们这个译丛要做的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介绍人类学的基础性知识。若希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挥基础性学科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类学同人还要坚持从基本工作着手。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虽然在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常识并已经落实在教育与科研的体制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观念，更不要说相应的制度设计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呼吁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事实也许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需要很专业的证明。不过，我们在此只能略做申论。

因为人类学，人类才在成为一个被思考的整体的同时成为个案

调查研究的总体。从来的学术都不乏对天地、天下、普遍人性的思考，但是现代学术在以世界、全人类为论域、为诉求的时候，是以国际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通过一百多年的经验研究，人类学把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化的人群在认知上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具体多样的人文世界。人类学的整体观既指导了社区个案研究，也培育了把各种各样的小社区、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方法。人类学曾经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人群表述为一个分布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不同点上的整体，也借助传播论把具有相同文化要素的异地人群联结起来，后来又借助功能论、结构主义支持不同人群的普遍人性——这些特定时代的学术都是在经验上证明并在认知上型塑“人类的一体性”。在经验研究和思想方法上，“世界的世界性”“人类的整体性”这些对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纠结其中的地球村社会至关重要的观念，可以说是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正是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的学术基础。

人类学是扎进具体的社会人群研究人类议题的学科，或者说，人类学是以具体社会作为调查对象而以抽象的人作为关怀对象的“社会”科学。这样的特点使人类学常常是关于文化的学术，这种学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一个社区里，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是总体事实的方方面面，当一般人类学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它对于专门领域的研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就水到渠成。以此观之，人类学已经是浓缩在具体社区经验观察中的社会科学。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诸学科就仿佛

是放大了观察范围的人类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与人类学的知识传统相结合，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又成为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

人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既在于人类学提供了特有的视野（看社会的视角）、胸怀（对人类的关怀）、方法（田野作业与民族志），也在于人类学提供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语言、心理等如何运作的标本和研究范例。

所以不难理解，一个知识共同体想要有健全的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发达的人类学。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它们的人类学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若干严重局限源自人类学的不发达。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流于泛泛之论而缺少充分的个案呈现，窒碍于社会问题本身而难以企及一般性的知识兴趣，局限于国内而缺少国际的眼光，如此等等。而人类学学科的擅长恰恰是提供好的个案研究，提供具有多学科介入价值的个案研究，并培育学者具备从个案到一般性议题的转换能力。同样还是人类学，积累了以异域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知识传统，培育了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类普遍关怀的能力。没有人类学的发展，我们的经验研究就扎不进社会生活，我们的理论思考就上升不到人类共同体抽象知识的层次，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在实践上不实用，在学术上缺乏理论深度。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不是人类学的发展就能够解决的，人类学的欠缺更不是通过这个译丛的若干本书的阅读就能够弥补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编辑这个译丛对于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助益的。

人类学是学术，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知识园地，因为人类学是靠故事说话的。对于公众，人类学著作承载着对异族的兴趣、对异域的好奇心，大家意兴盎然地进入它的世界，结果会开阔视野、扩



## 人类学与认知挑战

大眼界，养成与异文化打交道的价值观和能力。因此，在学术目的之外，我们也相信，这个系列的读物对一般读者养成全球化时代的处“世”之道是有用的。

高丙中

2008年4月9日

# 中文版序言

在世界范围内，被称为人类学的学科的确是非常多样化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开设人类学的大学中，这些学科一部分反映了大学所在国的智识、政治、经济和历史。其结果是，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带来了影响。在欧洲，人类学史的显著特点是达尔文主义导致的宗教动荡。这一点在亚洲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我们对人类学一词的理解中，非洲殖民史一直都占有重要位置，不过这在不同国家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在马达加斯加，人类学就与反殖民主义有很紧密的联系，而在邻近的肯尼亚，它则与殖民统治的历史相关联，其结果是同一门学科往往被归在社会学的标签下。同时，对其他学科的定义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例如，在美国，语言学经常被当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但在英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人类学院系对所在国的政治史同样有所影响。例如，在日本或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学都与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

这种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中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传统，并不存在一种超越这些多样传统之上的人类学。本书译自一个很了解欧洲和北美传统的人所写的著作。但中国人类学却是不同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它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但也总是与该国更普遍性的智识传统相关。它本应如此。这就意味着，本书在中国将会以一种些许不同的方式被阅读，不同于它在美国的阅读方式。这就好比本书的法文译本在

法国被阅读的方式与它在英国被阅读的方式有所不同。

然而，在这巨大的多样性之外，对于那些给自己贴上社会科学家标签（更具体来说是人类学家标签）的人而言，在他们心中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关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着以下两种工作的其中一项（或两种都从事）。

其中一项工作包含的是，试图理解是什么使得作为人类的我们在整体上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我们也努力地对诸如海鸥这样的其他动物进行理解。不过，人类学家的工作与后者只存在部分的相似之处。人类是一种独特的动物，虽然一切动物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独特，可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更深地扎进了具体的历史当中。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们部分上是有意图的行动的产物。人类使自己既成了个体，又成了社群。这意味着单有人类进化不足以解释我们是什么；对我们而言，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复杂性添加其中。人类将自身的普遍性特征与其历史情境组合在了一起。在具体的时空里，这种组合就产生了我们栖息其中的那类社会与文化。更有甚者，历史的偶然性还将我们推向了各种不同的方向。让事情变得如此复杂的，不仅包括那些使我们生为人类的普遍性因素，还包括那些具体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存在某些生物性的、来自我们物种属性的给定条件。它们的确存在。可是这些生物性给定条件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比早期人类学家所相信的，要灵活得多。我们大脑被设计成的样子，使我们对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空间、时间和因果性）带有某些特定的理解方式。不过，在某些情境中，若我们做出努力，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例如，现代物理就让科学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空间与时间。在本书中我认为，国家的出现带来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思考社会的方式，不同于国家出现之前我们祖先的思考方式。同时我们还知道，在某程程

度上，我们同谁一起、被如何抚养长大的方式，也同样影响着我们在生物与认知层面上的自我。甚至有可能，这其中的一些改变还会传递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因此，我们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不过，另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我们的生物构成（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完全不能决定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本书中，至少是在第一部分，我试着对一种变动的平衡进行讨论和探究，亦即暗含于我们的生物存在与历史存在之间的那一组持续变动的关系。若是拒绝将我们生物性的给定条件纳入考量（包括我们的给定认知能力），这就将引向一种不自洽的人类学。那种极端的文化人类学就是如此。不过，若是将这些给定条件视为贯穿历史而不变的话，那也将是同样错误的做法。其中的例子就是某些以“社会生物学家”为人所知的学者。

那些自称人类学家的人还经常做着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去理解特定群体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第二项工作常常被称为民族志。第一项工作就像一个科学家一样，从外部去看待人类。第二项工作则非常不同。它尝试采取被研究者的视角，以便从这些人的角度来对他们所做之事进行理解。许多现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家似乎对这一进路感到很满意。它看起来相当直接。无疑，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这个简单事实进行了记录，即人们所做的事情是基于那些与他们相处的人，基于他们相信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似乎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家的优越性超乎其所研究的对象之上。不过，对我们之外的他人的观点进行记录（即便我们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正是人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然而，我们必须对社会与认知的本质进行更普遍性的理论反思。不要以为少了这一步，我们也能对解读的工作进行尝试。这是一种幻觉。而那种更普遍性的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来自外部

视角的讨论。在本书中，我向一些人类学家发出了挑战。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种讨论就能做得很好，尤其是有关人类普遍性认知的讨论。民族志要求我们对以下这些东西进行思考。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那些隐性的知识，与我们的书写所鼓励的那种文化记载有何不同，与那种虽然对人们生活所需的知识有所反映，但同时也是有关世界的显性理论的记载有何不同？很明显，如此一来思考知识的特性，就要求我们去寻求来自其他认知科学的帮助。我们需要了解知识是如何被储存在大脑中的。我们需要反思存在于概念与词语之间的那种非常不直接的关联。我们需要学习其他认知科学关于记忆的已有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让自己知道，孩子需要通过怎样的学习过程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这样之后，当我们在为读者解读研究对象的知识时，我们才能明白自己究竟在谈论些什么。

本书的目的，仅仅是对那些已在全球各处开展过的大量工作做一点微小的贡献。这些工作都是围绕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即我们是谁、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与相似。它只是一个贡献，一个很微小的贡献。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就可以是这样一个贡献。但只有当其谦虚地意识到，在这个巨大的工程中还有许多其他学科时，它才成为一个贡献。即便是在认知人类学中，本书也应该仅仅被看作是许多贡献中的一个。因为它聚焦的是欧美的成果，所以其内容需要得到来自其他国家学者的更多成果的丰富和补充。

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帮助。不过，在中国学术界对这类议题诸多充满活力的讨论中（很遗憾我对它们并不熟悉），本书仅仅是试图再添加一个元素而已。我非常感激本书的译者与编辑，是他们使得本书的面世得以可能。

莫里斯·布洛克

## 内容提要与作者简介

在这项令人振奋的新研究中，作为全球最杰出人类学家之一的 i  
莫里斯·布洛克向我们提出，对认知科学的理解将会丰富（而非削弱）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他对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自然主义进路进行了论证，向我们介绍了各认知科学学科的发展（如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并探讨了这些发展对人类学的各种核心议题而言有何意义。这些议题包括个人或自我、宇宙观、亲属、记忆和全球化。在开篇，布洛克带领我们探寻了人类学的历史，并说明了在此过程中自然主义进路为何与如何遭到了抛弃。他认为，这些曾经合理的理由如今都已不再有效了。然后，布洛克向我们展示了对社会与认知科学工具的同时使用，如何能够对诸如自我、记忆、时间概念化等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本书必将在诸多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中激起新的辩论。

莫里斯·布洛克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人类学系退休教授，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有过数任教职，目前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冉·尼科德研究所（Institut Jean Nicod）担任驻所访问学者，并参与了由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有关比较认识论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他在其感兴趣的领域有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其著作被译成了 12 种语言。1990 年，他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本书献给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我的继父乔治·S. 肯尼迪，  
与他的交谈开启了我对其中很多议题的探讨。

# 目 录

致谢·····	1
第一章 人类学家为何无法回避认知问题及其从中有何受益·····	3
第二章 先天性问题与社会科学家的忧虑·····	15
第三章 人类学如何抛弃了自然主义认识论： 从认知视角看人类学史·····	25
第四章 自然 / 文化之战·····	43
第五章 时间与人类学家·····	76
第六章 化解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有关“自我”的观点冲突·····	114
第七章 不言自明之事·····	140
第八章 记忆·····	181
参考文献·····	211
索引·····	222



# 致 谢

本书中有两章已经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了。第六章为我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告别演讲提供了参考，并于2009年以《在文化与认知对自我和个人的研究之间达成和解》为题，由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出版。这一章也曾以《论“我”》为题发表于网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entury*）的第一期。第五章以一个非常不同的形式用葡萄牙语发表在了由鲁伊·福斯托（Rui Fausto）和丽塔·马莫托（Rita Marmoto）编辑的《时间与科学》（*Tempo E Ciencia*）一书中（Lisbon: Gradiva），题为《人类学家自认为研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时间认知为例》（*Que especie de ser e que os anthropologos assumen estudar. O exemplo da compreensao do tempo*）。

长期以来，本书一直都处在成型过程中。因而，很多章节的内容在很多地方的研讨会或演讲中都被介绍过，其中包括英格兰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法国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这些内容构成了我教学的基础。由弗雷德里克·维盖蒙（Frédérique de Vignemont）和伊丽莎白·巴什里（Elizabeth Pacherie）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冉·尼科德研究所主办的有关自我的夏令营，则使得我得以阐发出第六章的基本观点。在许多演讲与研讨会的后续讨论中，我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此处我无法